

8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40
4514
(152)

甘。蜜。亦。爲。毒。藥。指。此。明。爲。甘。不。肖。指。如。毒。加。人。置。毒。
香。藥。心。驚。去。雖。是。出。藥。變。爲。生。反。又。出。藥。雖。云。大。乘。爲。
衆。主。四。轉。去。正。轉。出。苦。心。驚。去。雖。是。生。反。變。爲。出。藥。
昔。論。云。調。文。即。弄。正。重。斷。一。無。五。計。二。思。更。益。三。瑞。
一。言。有。夫。傾。累。姓。受。地。對。映。轉。去。不。是。受。難。離。轉。去。
聲。曰。去。之。其。養。細。苗。其。養。其。以。一。象。到。滿。順。六。爻。俱。空。
諸。聖。論。救。意。

其。姑。舒。然。學。故。滿。意。隨。悲。志。亦。承。而。
其。末。且。天。下。大。苦。無。斷。有。良。良。爲。苦。無。憂。具。無。量。苦。以。

其末耳。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爲苦器。憂畏無量。吾以是故捨族學道。滅意斷想。志存泥洹。

說聽篇 述意

經曰。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是以一象既虧。則六多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故知傳法不易。受聽極難。故地持論云。隨文取義。有五種過。一無正信。二退勇猛。三詭衆生。四輕法。五謗法。若淨心說法。縱是生死變爲涅槃。若染心說法。縱是涅槃變爲生死。又涅槃經云。大乘爲甘露。亦名爲毒藥。能消卽爲甘。不消卽成毒。如人置毒。

乳中則能殺人。

利益部

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說法。時以步障遮諸婦女。使其聽法。爾時法師爲諸婦女說法。恒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有一婦女分犯王法。發幕向法師前問言。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說諸法時。覺悟施戒耶。更悟餘法耶。法師答言。佛覺一切有漏法皆苦。猶若融鐵。此苦因從集而生。猶如毒樹。修八正道以滅苦集。是女人得聞此語。獲須陀洹道。以刀繫頸。徃到王所。白王言。我今



C 40-4514

64853

聞此諸難。應到。出。鼓。以。下。繫。麗。於。雁。王。祖。白。王。言。若。今。
因。發。集。而。生。餘。岐。毒。憐。到。人。五。鼓。以。滅。苦。集。長。文。人。持。
去。運。去。而。答。言。物。費。一。四。有。祇。去。苦。苦。餘。苦。蟬。難。此。苦。
咬。來。大。費。於。苦。其。憐。不。黃。精。去。却。費。計。盡。無。罪。更。罰。餘。
篇。生。天。文。篇。生。一。款。文。令。王。去。發。幕。向。去。唱。前。問。言。
誠。文。對。其。難。去。爾。却。去。以。為。前。款。文。黃。去。到。諸。武。篇。無。
國。育。王。聲。云。昔。國。慈。王。對。鼓。人。篇。去。却。以。是。對。難。前。
條。益。時。

厚中與諸姦人

衆生各得類解。當時群雁亦解僧語。聞法歡喜。鳴聲相
和。後飛至餘處。獵師以網都覆殺之。一雁作聲。諸雁皆
和。謂聽法時聲。乘是善心。生忉利天。五百天子。卽時來
下。在如來邊。佛爲說法。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過到佛
所。便問此中諸雁。向何處去。佛言。諸雁飛去。爲獵師所
殺。命終生天。今日五百諸天子等。著好天冠。端正殊特
者是。今日聽法。皆得須陀洹。王問佛言。此群雁。以何業
緣。墮於畜生。命終生天。今日得道。佛言。昔迦葉佛時。五
百女人。盡共受戒。用心不堅。毀所受戒。墮畜生中。作此

日犯王重法願王以法治我。王問言。汝犯何事。答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如渴牛。不避於死。我實渴於佛法。是以默突聽法。王問言。汝聽法時。頗有所得不。答言。得法。見四真諦。解陰入界。及以諸大。皆知無我。遂得法眼。王聞是語。踊躍歡喜。卽爲作禮。便唱令言。自今已後。不作障隔。樂聽法者。直至法師所。對面聽法。嘆曰。奇哉。我宮內乃出人寶。以是因緣。當知聽法有大利益。又雜寶藏經云。爾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雁。獻波斯匿王。王令送著祇桓精舍。雁見僧聚。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

雁身。以受戒故。得值如來。聞法獲道。

感應緣 三驗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姓王。蒲州業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探悟玄旨。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祈誠寤寐。願得嘉徵。乃於夜夢。有人披白服。乘白馬。驤尾拂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馬驤。與之講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驤知其宗旨。抵事可觀耳。更持經疏於陳州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

願示明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光明。三日三夜。輝光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旣感徵祥。衆仗傳受。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姓李。燉煌人。三藏傳通。九流洞曉。講導爲業。昔在清化。曾養一鵝。聽講。開皇七年。勅召入京。鵝在本寺。栖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共愍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之。鳴叫騰躍。徑入遠房。依前馴聽。不避寒暑。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聲伏聽。僧徒梵散。出堂翔鳴。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閒及

餘語便鳴翔而去。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慈。俗姓張。河東虞鄉人。神識高邈。器度虛簡。善通群典。尤以涅槃設論爲栖神之宅。貞觀二年冬月。有請講涅槃預知將終。苦不受請。鄭重延之。不免來意。赴請登座。發題告諸四衆。悲嘆而言。自唯去聖遙遠。微言隱絕。庸愚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歸向。自當識悟。今席講說。不久當去。日時既促。願各用心。遂無疾而終。送往王城谷中南山之陰。闔境悲號。當夜降雪。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華。遶屍涌出。可五

百枝。長二尺許。上發鮮榮。形相全異。七衆驚動。
見解篇 引證部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爲四部各說第一者。乃爲將來道法之中。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爲尊。餘人爲卑。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未然。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爲其最。星宿之中。月爲其最。川流之中。海爲其最。六天之中。波旬爲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爲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爲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爲最。如五百聲聞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可

具列。

感應緣 二驗

晉長安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成誦。諸國聘之。並皆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生什。樂欲出家。夫未之許。誓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夫乃許焉。卽敕人除髮。乃下飲食。次

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罽賓國。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合。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茲。復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與優波掬多無異。什進到沙勒國。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

王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辭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皈依。於是聲滿蒼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乃更設大集。請問方等經。與什爲折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聞真丹傳之東土。

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朦俗。雖復身當鑪鎔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爲造金獅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禮。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宵涉艱危。遠萃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尙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

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安捨有而愛空乎。什乃連類而陳之。徃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嘆曰我不能達。反啓其志。於是禮什言。是我大乘師。我是汝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僂。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

宋江陵幸寺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志勵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晃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祝日以準東西。人骨

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至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砂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顫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煩。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誓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瞑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險阻。且多黑獅

子屢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果夜有三黑獅子。來蹲顯前。舐唇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獅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獅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氣俊遠。顯雖覺

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追至山所。有橫石塞山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阿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佛語佛書。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獅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去。顧影惟已。常懷悲慨。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餘人。值黑

風水入衆皆惶懼。卽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皆曰。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勵聲呵商人曰。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自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旣水盡糧竭。惟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何地。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疑。

疑素敬信。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遠。何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駄跋陀。於道揚寺翻譯經律論等。百餘萬言。流布教化。宿命篇

引證部

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刼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從三惡道中來。是以不能語。又婆沙論說。

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乃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徧通五趣。若諸有情。住在母胎及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如鬼趣中。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昔有女人。爲鬼所魅。羸瘦將死。呪師問鬼。汝今何爲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嘗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常害彼命。怨怨相報。於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亦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

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畜生趣中。亦有宿命智。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趣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卽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嘗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仇相報。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者。我則放汝之子。見母報言。我捨怨心。時狼卽便起坐。思惟觀彼女人之心。仍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卽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識宿命。知彼之心。最爲良驗。

宿習部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間。緣樹上下。聲如獼猴。或旋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就集看之。時耆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有一梵志。上啟頻婆沙羅王。卽勅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園。如來知不長者啟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時歡喜。諸

天雨華。持用供養。爾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獼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奉上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衆俱至佛所作禮。右遶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植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猴。惟願世尊爲我分別。佛告大王。乃往過去無量億劫。

前。有佛出世。名曰燃燈。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道。堅持禁戒。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羅漢坐禪入定。卽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偏袒右肩。手擎香爐。達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獼猴。有好善心。卽爲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踴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爾時比丘。卽爲獼猴。說三皈依。懺無量罪。獼猴依教發願已。竟。踴躍歡喜。走上高山。懸樹墮死。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卽生兜率天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爲說道心。卽持天華。

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卽便微笑。告言。往返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花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爲親友。那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鎔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今得生天。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皈依。及以五戒。緣前功德。超越千劫。從是以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

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后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卽起合掌。向婆須蜜多。頭面着地。接足爲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柰國。拘睺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愚無智。如痴獼猴。時有羅漢比丘尼。各善安隱。具爲說法。見諸惡人。不生善心。卽起慈悲。身升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

我生生身作金色。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爲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爲獼猴。身作金色。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慎。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佛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匝。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並金光。明如來。

感應緣 二驗

晉羊大傳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還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懷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爲其兒。里中

解喻。然後得止。祐後爲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世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也。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

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曰。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

至誠篇 求寶部

大志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生一子。姿容端正。墮地便語。發願誓言。我當布施。利濟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爲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

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復至金城。又前行至水晶城。各龍王與明月珠。自二十四。至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琉璃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時。願我爲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幸借視之。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墮水。大意卽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杼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深

三百三十六萬由旬。其廣無涯。奈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束。日尚可墮。風尚可攬。大海水不可杼令竭也。大意笑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彌山。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不可杼。我昔供養諸佛。誓願勇決。所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便一心以器杼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杼水三分已二。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言。今不還珠。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眾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願得

我珠。海神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後境界。無復饑寒窮乏。

求忍部

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卽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爲船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

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爲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旣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爲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身以施諸蟲。爲佛道故。今已肉施。以克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卽生忉利天上。畜生尙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况復於人。寧容故犯。

濟難部 感應緣 三驗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爲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爲坐李仙童事。侍御肅宗。鞠問甚急。

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欣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告守者。監察御史張守一。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李敬玄。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誦經。常謂曰。何爲胡人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王欣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徧。畫鎖解落。視之如雄。臺中內外皆異其事。不久俱免。

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俗姓樊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敘寺。常誦法華。用爲恒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浴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乘也。卽重鵬匠工。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陁山闌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實竒觀也。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尅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任看。自然馴擾。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

營齋供慶。又自寫法華經。正當露地。因事他行。忘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溝澗。走往看之。案獨乾燥。餘並波流。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旣寤往開。恰獲龕像。至貞觀十四年夏末。忽感餘疾。顧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恒。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好住。佛有正戒。無得有虧。言已。光明照於楹內。又聞異香苾芴。但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

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落。然香燭。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付端及開讀。惟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端等慚懼。卽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達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旣而開視。文字如故。神異篇 勸通部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無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減一劫。如是爲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等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已身。而爲說法。安住正法。爾時阿難念言。我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神如是。旣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云何手擎阿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

道欲共我較隱身說法。惟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葉荅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山之屬。以口一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滅。我又一時於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水。乃至無量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渴。而被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於三千大千世界之

內。以口一吹。卽令大火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不使損一衆生。爾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爾時富樓那答阿難言。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怖想。唯彼衆生有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廻轉。不以爲難。又我能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

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滅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爲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機獲益。無有滯礙。爾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類。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碍。一切水聚。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卽於東北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卽還此界。求栴檀香。還

持供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爾時須菩提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已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皆所未見。今

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彌頂。天帝釋邊。擷取
一掬栴檀木香。徃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時爾許如
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闍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供養佛法。衆僧。
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揀選宿舊。取五
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
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
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祝婆羅門。語諸婆羅門。

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祝力。作魔醯首羅
身。飛行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能使其大作供
養。到七日時。善祝飛到王宮。諸婆羅門亦皆侍從。遣人
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
空來下。今在門外。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坐於
西廂牀上。王言。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卽勅厨中。擎五
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
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曰。先不約勅。不知當食何食。
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剃頭禿人。阿恕伽

王卽勅一臣汝往到鷄頭末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黎來。爲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那見婆羅門弟子。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門作食。上座耶奢。卽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已老。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還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

不足擾動。我旣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惟願一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汝合去。使人先往。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令最下沙彌來。王卽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尙不起迎。爲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醯首羅。欲得阿闍梨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卽勅厨宰。擎食來與食。一案都盡。如是擎五百案。食皆未足。王復勅厨家言。所有。

王王復詰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卽稱怨曰。天下乃有如是無道之王。枉殺無辜。王卽檢保。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曰。隨意。王卽內之宮中。隨時瞻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殊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胤。神卽許之。遂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梅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卽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答曰。子當使令。給

養吾等。神云。食此米升。用之無盡。甘露蜜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國王聞之。卽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衆悉退散。

雜異部

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瀆。汙穢屎尿。盡趣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在江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而宛轉低昂。戲江水中。觀者數千。阿難往觀。

蟲卽跳跟波浪動漏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供僧比丘。後生不善心。曷欲獨取。不爲供衆。衆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我。糞可施汝。若不時去。剽汝手足。投於糞坑。衆怒其痴。默然各去。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

前。復有一鬼逐來。瞋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手一足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卽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言。前鬼擔來者是。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掇出著地。前鬼怒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如是兩臂兩腳頭脇。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空。我今定有身耶。爲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

比丘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爲我。身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爲道。得阿羅漢果。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惟婆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

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爲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爲酥。火珠光明能然海酥。究竟無餘光明能然海酥永盡無餘。

感應緣

五驗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敝陋。輕而不載。比船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彈耳掉尾。域手摩其頂。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

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未。域至洛陽。洛陽道士往禮。域不爲起。諱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官曰。初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尙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蓆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偈。梵呪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脚風。寧經年。域爲呪。應時得申。滿水寺中有思

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北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証。願當稟法。域曰。守口攝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卽是得。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惟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佐客西歸天竺。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中食訖。取道。有人於是日發長安來。見域

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遣佑客及駱駝達燉煌河上。逢佑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子。裸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款曲。計其旬。又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以行蓋已萬里。

隋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儀軌行法。獨處林野。專崇禪思。常讀華嚴。手不釋卷。遵修苦行。亡身爲物。常遊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臭而不食。值周廢教。恒共碩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行乞資給。皆獲免難。時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初

住龕時。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送避餘所。大衆共恠。安曰。是華嚴經力也。後於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刀。攘臂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難。又龕西魏村張暉者。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負而去。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

不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得脫。有龕南張鄉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旣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卽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郭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田人告曰。和久死矣。安尋至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卽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簞。以當佛坐。令

和遶旋。尋服如故。安愈風聲搖逸。道俗崇向。隋東都寶揚場釋法安。姓彭鵠。孤人。少出家。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敝衣。到開皇中。來至江都。王聞召入。相見如素。王所遊履。必資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岩。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王大嗟之。問何力致。答。王力使爾。及從王入磧。達於泥海中。應遭變怪。皆預避之。無得損敗。與王入谷。見一僧。着敝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來迎引也。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

山神從王者也。春秋八十有八將終。告帝曰。安亡後百
日。火起宮內。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
院官人。一時焚死。每呈所表。各獲靈徵。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
選。途經太山。因而謁廟。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
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
張呪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舉措。一生分畢。何用仕宦。
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
曰。向見兄垂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兄欲選。今歲不合。

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
去。行經一百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
遂呪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卽令左右
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
賊胠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
相呼。是年張果不得官。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卽
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卽有飛樓綺觀。架迥陵虛。鏘維
叅差。非常壯麗。侍衛嚴峻。有同王者所居。張旣入中。四
郎云。須叅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入十餘重門。至大堂下。

謁拜見府君非常偉絕。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卽令引出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吹盈耳。經一宿，張至明旦，遊戲庭序，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前著枴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卽日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並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曰：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同司法斷云：此婦女堪別案内，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

卽死，遂放令歸。張與四郎涕泣而別。四郎囑云：惟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之同歸。妻雖精鬼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卽逢兒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卽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卽坐，慨然笑曰：爲憶見女，勿惟先行。於是卽殮。張妻之具，蓋土衣，黃金與銀，迷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廻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金鷄石。昔有人乘舟至

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悉是黃金。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卽是明驗。

感通篇

述意

大唐沙門玄奘法師。以貞觀三年季春。弔影單身。西尋聖迹。歷雪山。諸蕃梵國。具觀佛法。又過雪山。達印度。經十年後。返從忝嶺南。雪山北。東歸於闐婁蘭等。凡經一百五十餘國。至貞觀十九年冬初。方達京師。奉詔譯經。兼勅令撰出西域行傳。一十二卷。

聖迹部

西域傳云。奘師發迹長安。漸至高昌。從高昌給乘傳。送至瞿薩旦那國東境。卽漢史所謂於闐國也。東二百餘里。有毘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

其像本在憍賞彌國。是邬陀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時王都域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有鼠形大如蝟。毛金銀色。昔北兵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弓箭斷壞。自然走退。都城西五百許寺。有浮圖高百餘丈。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稜伽山。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爲天人說法。山岩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彌勒佛。其國南界接東女國。又從國城西越山谷行八百餘里。至斫句迦國。國南有山立多羅漢塔。松林茂盛。石室深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恒長。

僧常剃之。其五印度僧有証果者。多止此室。又從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徙多河。行五百里。至佉沙國。從此南行五百里。至烏鐮國。都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相傳崖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偉大。鬚髮下垂。覆於肩面。國王以酥灌之。擊槌推此比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已入涅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卽昇空化火焚身。又西南逾大慈嶺。八百餘里。至竭盤陀國。其國東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定。又越三國行四千餘里。至達摩鐵悉帝國。都城

寺內有石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飾之。人有旋達。蓋亦隨轉。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然。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其鐵門者。卽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南出斯門千餘里。東據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博叉河。其境自分爲二十國。又順北下。從咀蜜國。越十三國。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升許。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而光淨。王城西北五十里。有提

謂城王城正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各表靈迹。又度兩國。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國。度大雪山東寺。有佛齒。又有金輪王齒。又有商諾迦縛婆卽商那和修。大阿羅漢鐵鉢。可受九升。并九條僧伽胝。絳赤色草皮之所績成。阿難當度時。變爲法服。受具已後。又變爲九條。其齒鉢等。並用金緘之。又東入雪山。逾黑嶺。至伽畢試國。東三里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大寶藏寺。北嶺上有數石室。亦多藏寶。寶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像。城東南四十餘里。曷邏怛

羅寺。浮圖高百餘丈。王都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山下爲龍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有時烟起如火。猛焰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大唐龍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宮內供養。又此寺有神髮。青色螺旋。右縈引長丈餘。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舍利升餘。每十五夜。旋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北羅婆路山頂盤石上有塔高百餘丈。舍利升餘。山北碧泉。

是佛受山神飯已。漱口嚼楊枝。因成茂林。寺號楊枝。又從龍池東六百餘里。越雪山度黑嶺。至北印度界。已前並是北地名爲邊國。又東行至濫波國。卽是印度之北境。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萬九千里。七十餘國。依一王命。又東行百餘里。逾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屬北印度。名花氏城。城東二里有石塔高三百丈。編石峙起。雕鏤非常。此卽昔時值燃燈佛授記。猷鹿皮衣。髮布掩泥之地。此無憂王建此石塔。每於齋日。天輒雨華。又城內大塔高三丈餘。云從空而來。旣非。

人工實多靈異。城西南十餘里有塔。是佛自中印度凌空來降迹處。次東有塔。是昔值燃燈佛買華處。又城東二十餘里。小石嶺上有塔。高二百餘尺。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塔外方石。有佛足迹。輪相發光。窟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有髮爪塔。窟西石上有濯袈裟文。又東三十餘里。有醯羅城。中有重閣。上安佛頂骨。又有佛髑髏。狀如荷葉。有佛眼睛。大如李許。清白映徹。以寶函盛。緘封。有佛大衣。細氎黃色。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椅檀爲筓。斯五聖迹。又東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陀邏。

國屬北印度。有大脇尊者造毗婆沙處。又有菩薩捨干眼處。又有佛化鬼子母處。又有商莫迦菩薩。卽殿子被王射處。又有彈多落迦。卽檀特山山嶺上。是蘓達拏棲隱之所。

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餘里。至烏伏那國。此北印度之正國也。王都城東五里。有大塔。佛昔作忍仙爲羯利王支解之處。又有佛昔聞法析骨寫經處。又有昔尸毗迦王割身代鴿處。又有佛昔爲慈力王刺血飲五藥。又處又大寺中。有刻木梅咄麗耶。舊云彌勒菩薩像。金色晃朗。高百餘尺。是末田地迦阿羅漢所造。羅漢以神通力引匠。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昇觀史多。天三返觀相乃成。又隔一國渡河。至咀义始
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兩山間。塔高百
餘尺。佛昔說慈氏興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又有衣羅
鉢龍王聽經之池。月光扶目之地。又有薩埵王子捨身
飼虎處。以竹自刺血啗獸地。及草木。今猶絳色。又有佛
化藥义。不食肉處。又隔二國。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
至迦濕彌羅國。屬北印度。國內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佛
滅度後四百年。有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証無學果。將
五百羅漢。來此造鄔波弟。鏤釋素咀纚藏。舊云優婆塞提拾論。次

造毗柰耶。毗婆沙論。次造阿毘達摩論。此三論各有十
萬頌。凡有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兼有佛牙。又有觀
自在菩薩立像。又隔三國東行至那僕底國。屬北印度。
都城東南五百餘里。至暗林寺。周二十餘里。佛舍利塔。
數百千區。并石室等。有賢劫千佛。立此說法。釋迦滅後
三百年。迦多衍那舊名迦梅延於此造大智論。寺塔高二十
餘丈。有四佛行坐迹處。又隔四國。東行至秣兔羅國。屬
中印度。王都城內有三塔。四佛遺迹甚多。及舍利子。没
特伽羅子。即目連滿慈子。即富婁那優婆釐。即優婆塞阿難陀。羅怛

羅曼殊室利等諸塔。又隔一國。東北四百餘里。至宰祿勒那國。屬中印度。東境臨燒伽河。即恒河北接大山。城東南閭牟那河。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曾於此說法。度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閭牟河東八百餘里。至燒伽源。廣三四里。東南入海。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砂細。隨水而流。俗謂福水。又隔六國。於此東南。行至劫比他國。屬中印度。中有天祠十所。皆作天像。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王都城東二十餘里。大寺側大垣內。有天帝釋。爲佛造三道寶階。中皆附黃金。左以水晶。右用白銀。佛從逝多

林陀林

昇天至善法堂爲母三月說法下降處。又有佛

澡浴處。又其側佛經行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足可覆處。皆是蓮花文。又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蓮花尼化爲輪王。先見佛處。有蘇部底。即須菩提宴坐石室。知諸法空。此先見吾法身也。又從此北行二百餘里。至羯若鞠闍國。是中印度。曲女城也。都城西近燒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卽統五印度之都王也。又城東南百餘里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臨燒伽河有塔。佛曾說法五百餓

鬼解悟生天。又至阿輪陀國。屬中印度。都城北五里。號伽河岸。大寺中塔。佛爲天人三月於此說法。次西五里有佛髮爪塔。城西南五里大庵。是阿僧伽菩薩。夜昇天宮。於彌勒所受。瑜伽莊嚴大乘經論及中邊論等。爲衆說之林。又隔二國。東南行至鉢羅伽耶國。屬中印度。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處。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爲積。城東十餘里。王豪諸貴。諸有捨施。號爲大施場。場東合流口。日數人自溺而死。彼族名天生所也。又從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

里。至憍償彌國。屬中印度。王城內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卽鄢陀衍那王所造。又從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伽國。屬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年說法。其側有奇樹。高七十丈。春冬不改。是佛淨齒木。葉側有四佛行坐迹。又從此東北五百里。至寶羅伐悉底國。屬中印度。卽舍衛國城南六里許。有迦多林。是給孤園太子所造寺也。又南有大坑。是瞿伽離比丘毀佛。生身陷處。又南入百步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佛。生身陷處。又東百餘步大深坑。

是調達欲毒佛生身陷處。寺東七十步有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尺。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論處。次東天祠。量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曉日陰東遂覆天祠。又東四里火湫池。是毘盧釋迦王。即瑠璃王陷入地處。又東南行五百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屬中印度。即迦毘羅國城南有塔。是太子擲力擲象越城墮地爲大坑處。其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處。其傍有精舍。是妃寢處。作耶輸陀羅并羅怙羅像。又城東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空踰城處。四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五

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又東北三十餘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無憂王爲建立石柱銘記之。城東北四十里。有太子生樹下塔。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處。城南門外塔。是太子兄弟擲射處。東南三十餘里。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又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村中至蓋摩國。屬中印度。城東南有佛塔。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付闍鉢迦。還父王處。其側塔者。剃髮處。又西南塔。高百餘丈。佛成道已。初轉法輪處。其

側三塔。卽昔三佛行坐處。傍有諸佛塔。是五百獨覺入滅度處。又側一塔。是慈氏菩薩受記處。又西一塔。是佛過去爲護明菩薩迦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寺西有清池。周三百步。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嘗滌器處。次北小池。佛嘗浣衣處。又東北度燒伽河。行一百五十餘里。至吠舍釐國。屬中印度。都城西北六里有寺塔。是說維摩經處。又東是舍利子証果塔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尙多靈神。於大唐顯慶年中。勅賜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明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

丈之室也。次後一塔。是佛最後觀城邑處。次是菴羅女以園施佛處。其側一塔。是佛三告阿難涅槃處。又側一塔。是千子見父母處。卽賢劫千佛也。城東南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燒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塔。是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又隔一國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耆波沘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徧池火起。烟焰數尺。以水灑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卽然。盡無間。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

齋食立熟。此是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疊。狀若雲霞。又從南行百五十里。度燒伽河。至摩揭陀國。屬中印度。王舍城山北。東二百四十里。臨燒伽河。故宮北。石柱高數丈。昔無憂王作地獄處。石柱南有大塔。卽八萬四千之一塔也。安佛舍利一升。時有光瑞。其側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顧摩揭。故蹈石上之雙足迹。長八寸。廣六寸。輪相華文。十指各異。貞觀二十三年。有使晉寫迹來。佛自東北崗上頂。欲入金剛定。振地捏山。神懼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面間

坐石。地山又震。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成。正覺。佛方就之。仍爲石室。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輒壘以崇固之。奇樹名花。連陰列植。正門東開。對尼連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寺。其院內聖迹。諸塔列。多樹垣。正中金剛座。上者賢劫初成。與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極金輪。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千佛同座。入金剛定証道之處。又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象無窮。且錄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

尸迷佉板摩遣二比丘來詣此寺禮菩提樹金剛座訖此等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靈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一外客來告大衆云我聞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衆語云所須何物其人云惟須香及水及料燈油艾料既足語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限至六月慎莫開門亦不勞飲食其人一入卽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滿六月大衆評議見疑遂開塔門乃不見匠人其像已

成惟右妳上有少許未竟一切道族規模圖寫聖變難定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族兢模又依王玄策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住持篇說聽部爲利養五欲名聞而說經者事同貿易速滅正法故云

檀貿易凡木。如我弟子爲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
法。白衣情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徒以種種
飲食而供給之。又云以金貿易鍤石。鍤石譬色聲香味
觸。金譬於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又云以銀
貿易白蠟。銀喻十善。蠟喻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
十惡法。又云以絹貿易瓔珞。瓔珞喻無慚愧。絹喻慚愧。
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又云以甘露貿易毒藥。
毒藥喻種種供養。甘露喻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爲利養
故。向諸白衣。自譽讚言。那得無漏。

四卷末

醒世錄卷五

武原居士徐昌治覲周 編輯

金粟寺住持行元百癡 校閱

潛通篇

感應緣

八驗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卽晉文公避
地之所也。其廟莊麗。備盡諸飾。初何在俗。全不奉法。因
患死蘊日。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
無知。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
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遂出家。法名慧達。百

姓仰之屢表異迹。晝在高塔爲眾說法。夜入甕中以自
沉隱。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蘓何聖。蘓何者。番名。甕也。有
一經卷。俗中行之。純是梵語。黃河左右。八州之地。無不
奉敬。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相刹。繫以蠶繭。擬達之栖
止也。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脅孔圍可
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
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
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

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
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減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人而八。
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耳。何憂乎。
麻油塗掌。令視見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
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
聲。顧謂眾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
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卽位。師奉過勒。賜以輦輦。入出乘
焉。所有祥感極多。虎末。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
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遂有冉閔之亂。塋於鄴西。澄死

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開棺唯見衣鉢。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通進學通內外爲石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水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食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効太公用

刑君舉必書豈可令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睨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遂被擒遇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宋僞魏長安有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齋經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及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

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
白足。時長安人王烏。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烏遍遊
地獄。示諸果報。烏辭還。叔謂烏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
事白足阿練。烏徧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
晉末。朔方北敵赫連勃勃。嗟之並放沙門。悉皆不殺。始
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尅長安。擅威
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
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謙說燾以佛化無益。有損民利。
勸令廢之。燾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

軍兵燒毀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
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閉絕幽深。軍
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
日。忽杖錫到官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
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
佩劔所之。體無餘異。唯劔所著處有痕如布線。時北園
養虎於檻。燾令以始餞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
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卽
延至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爲說法。明辨因果。燾

大生愧懼遂疾崔冠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訖於今。始後不知所終也。宋岷山通雲寺有沙門邵碩。始康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至四月八日。成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郡縣亦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

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嘉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靈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着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入從弔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寺中。一腳着履。漫語云。小子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腳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梁京師有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師事沙門僧儉。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齊建

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饑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住建康。旣旦。人見共入市鄣。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輦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卽迎入。居之後堂。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是時永廢錐刀。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絹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乃誌所書。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下詔曰。誌公迹居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自今以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誌忽上啟云。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是。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

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意旨隱沒。類皆如此。

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其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而自首。故謂之老子。

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靖。不恤世務。不管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其壽。以爲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糧粉麋角。常有少容。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乃免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以起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頭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毛髮皆令氣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又有姝女者。以少得道。知養形神。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

事之於腋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姝女乘輜
輶往問道於彭祖姝女具受諸要法以教王王試爲之
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
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

妖恠篇 引證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鳥
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
淨滿月如居陀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
時間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

糧行到大海卽祠海神佛諸船舶雇得五船師求覓珍
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舶至羅刹國
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欲到彼國大風飄搏船悉破壞時
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刹女聞彼
大海有船破壞羅刹女等卽往救接將彼商人置一鐵
城旣安置已變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過人用天香湯
澡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纓絡莊嚴妙華天冠懸以寶
鈴捷疾走行詣商人所將諸商人向彼城已敎脫舊衣
以諸香湯沐浴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而

娼樂之後時諸羅刹女等告諸商人。是城南面不得從彼出向某處。有一商人智慧深細聰明利見。卽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聽南過。我應伺諸女睡臥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善惡之事。爾時商主作是念已。卽伺彼諸羅刹女等臥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卽執刀從家而出。漸漸前進。見一微徑。無有草木。乃聞有人大呼喚聲。聞此聲已。身毛皆豎。默然詣彼。見一鐵城。其城高峻。詣城巡行。聲出之處。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一樹。近城而生。其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卽

上其樹。觀看城内。見彼城中百有餘人。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饑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全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是大商主。見是事已。卽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樹枝葉互相擦觸。而有聲出。爾時受苦諸人。仰觀城上。見彼主在樹。悲呼是誰。爲天爲龍。爲夜叉爲帝釋。爲大梵王等。合十指掌。頭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善哉仁者。濟拔於我。爾時商主報彼言。我等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爲求財

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舩船破散。值諸婦女。濟拯我等。從爾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答言。我等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舩破至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受樂。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

有方便得脫難不。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卵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曰雞尸。彼所停處。杭米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免難。商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初從誰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而有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

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此受厄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卽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爲羅刹女食爾時商主依着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刹女猶故睡眠商主爾時還卽眠臥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輒出言是卽漏泄隱默而任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

諸商人聞說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遂至夜內見彼羅刹一切諸女睡眠安隱而臥私從臥起咸共詣彼期處白商王言善哉所見願爲我說商主卽告彼等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言今當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置得達閻浮提內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所爾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時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踴躍身毛皆豎合十指掌頂禮馬王我等欲度願濟我等達到彼岸時馬王告

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着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爲彼羅刹之所啖食若能堅持意念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相送速到彼岸作是語已時諸商人依語乘之爾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爾時彼諸羅刹女輩聞彼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睡覺處處觀看乃遙見商人乘馬王上乘空而去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於海岸發慈悲聲哀

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言汝諸聖子今者舍我欲何所去今我無王汝是我王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度汝汝今捨背於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故相棄若有違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後不作諸惡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登彼岸到閼浮提得脫度生死海

感應緣

四驗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鵬鳥飛入其舍止

於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鵬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名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往廟舍。乃端坐讀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着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諧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喑嗟而去。

於是書生起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鷄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蠅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捉索函來。吾與卿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蠅。大如鞞。婆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鷄父。北舍得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隙中。有大蛇。長七

酉世錄
八丈主俗管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或與人
夢或喻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
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
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
前後已用九女爾時豫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
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
父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
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
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寄乃行密請好

劍及昨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
石米糝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
二尺鏡聞糝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
後斫得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
女髑髏悉舉出叱言曰汝曹怯弱爲蛇作食甚可哀愍
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
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
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聖廢新林寺時歷陽郡烏
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豫知禍福世傳爲聖廢咸安初

有烏巢殿屋。帝使嘗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恠。卽遣使至烏江。迎聖廢問此吉凶焉。在廢曰。修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群烏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起此寺。

變化篇

厭欲部

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王舍城中有姪女。女名金色。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真金色。光明照耀。容儀媚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辦才無碍。音辭清

妙。深邃柔軟。言嘗含笑。隨所行處。皆金光照。所着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衆見者。繫心愛著。無捨。隨所遊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爲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車乘莊嚴。往詣園林。爾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爲文殊師利。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卽以神力於其臥處。現爲死相。臄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臟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支節。蠅蛆啖食。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豎。而作是念。我今無救。徧觀四方。無歸依。

處從昔以來未見如是惡事。又大衆知我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以不聞見文殊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卽以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子聞。心大歡喜。深自慶幸。捨棄死屍。從林而出。卽往佛所。具說怖緣。爾時佛告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長者子自佛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從貪瞋癡因緣故畏。當知一切諸怖。無主無作。無有執者。汝先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言。此中所見好色。凡夫貪着於聖法中。無如是事。於是佛爲種

種方便說法。時長者子得順法忍。時金色女知長者子受教化已。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却住一面。爾時文殊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妹不。長者子言。我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云何識。時長者子卽向文殊而說。偈言。見色如水沫。諸受悉如泡。觀想同陽燄。如是我識彼文殊。當善聽。彼恩難可報。我本多貪欲。見不淨解脫。爾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已於過去教化。令發菩提。今更聞法。得順法忍。此金色女。於當來世過九十百千劫。當得作佛。威德長者得菩薩身。又觀佛三昧。

云佛告阿難。我昔夏安居。時波羅柰國有一婬女。在高樓上。名妙意。昔日於佛有緣。爾時世尊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勝諸世間一切人類。此女見已。身心歡喜。白言丈夫。我今以身及與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顧納。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就床。女前親近。一日一夜。心不疲厭。至二日時。愛心漸息。至三日時。纏綿不已。女生厭悔。身體痛苦。女作念言。我聞人說。迦毗羅城淨飯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愍諸盲冥。救濟苦人。恒在此城。嘗行福度。放金色光。濟一切人。今

日何故不來救我。我從今日。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化人亦瞋婦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死。是時化人。取刀剃頸。血流滂沱。塗於女身。萎陀在地。二三日後。腫脹爛潰。肉落。唯有臭骨。如膠如漆。黏著女身。女極惡厭。而不得離。女發誓願。若諸天神。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寶。以用給施。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梵王在後。佛放白光。照耀天地。一切大衆。皆見如來。詣此女樓。時女見佛。心懷慚愧。藏骸無處。取諸白氎。纏裹臁屍。臭氣如故。不可覆藏。

女見世尊作禮。以慚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極慚愧。流淚而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苦者。願爲弟子。心終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爲佛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爲呪願。梵音流暢。女聞呪願。心大歡喜。應時卽得須陀洹道。五百侍女。聞佛音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量梵衆。見佛神變。得無生忍。

感應緣

二駢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

高會。恨不得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可得也。求銅盤貯水。放以竹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出。公大撫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目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旣得鱸。恨不得蜀生薑耳。放曰。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勅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勅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市二端。錦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勅增市二端。錦後公近

郊土人從者百許人。放乃齋酒一甕。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百官皆醉飽。公還驗之。酤賣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惡之。陰欲殺元放。元放在公座。將收之。放卻入壁中。霍然不見。募取之。或見於市。乃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後或見放於陽城山頭。行人逐之。放入於群羊。行人知放在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術。但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居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欲取。而群羊數百。皆爲羝羊。並居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

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高冠大屨。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恠。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

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恠。

眠夢篇 三牲部

雜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爲行殘暴。如來遣迦栴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夫人號爲尸婆具沙。後生太子。字喬波羅。時王於寢。夢見八事。以爲不祥。愁憂慘悴。尋問外道婆羅門。外道正嫉尊者迦栴延。因王此夢。言大不吉。不禳歷之。禍及王身。王益增憂惱。卽問禳歷。當須何物。婆羅門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我若說者。王必不能。王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

以往。餘無所惜。諸婆羅門等。卽語王言。此夢有八須。八種可以禳災。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殺王所愛太子喬波羅。三殺輔相大臣。四殺王所有烏臣。五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駝。七殺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禿頭迦栴延。殺聚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災。王聞其言。以已命重。卽便許可。還至宮中。愁憂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是。王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并道婆羅門禳夢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賤身。復白王言。却後七日。我歸當死。聽我

往彼尊者迦栴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汝若至彼。或語其實。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慇懃。王不能免。卽便聽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訊。遂經三日。尊者惟問。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經宿。何故。今者不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殺我等。用禳災患。餘命未幾。故來聽法。尊者迦栴延言。此夢甚吉。當有歡喜。不足爲憂。一頭上然者。寶主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來貢於王。日晡時必當來至。二兩蛇絞腰。月支國王。當獻雙劍。價值千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網纏身。

者。大秦國王。當獻珠纓。價值十萬兩金。後日凌晨當至。四赤魚吞足者。師子國王。當獻毗瑠璃寶跂。價值萬兩金。後日食時當至。五四白鶴來者。跋耆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日中當至。六血泥中行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欵婆羅衣。價值十萬兩金。後日日昧當至。七登太白山者。曠野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鶴雀屋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秘密之事。事至後日。自當知之。夫人白王。良久果如尊者所言。期限既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著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按

戲脫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釵夫人頭上。時夫人瞋
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尋以
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汚。王大瞋忿。拔劍欲斫夫人。夫
人走入房中。卽閉房戶。王不得前。王尋自悟。尊者占夢
云。有秘密事。正此事耳。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梅延所。
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臣所
愛之物。行大惡事。今蒙尊者離於惡事。卽詣尊者敬奉
供養。驅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於三寶所。深信。
不善部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言。菩薩當觀二十種
睡眠諸患。時有國王。各不黎先泥。夜夢十事。卽寤大怖。
意中不樂。誰能解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爲解之。恐王聞
者憂愁不樂。王言如卿所觀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
王夢皆惡。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親近侍人奴婢。皆
殺以祠天。王可得無他。王聞此語。轉加愁憂。卽入齋房。
思念是事。王正夫人名摩泥。到王所。問王言。何爲入齋
房。愁憂不樂。設有善惡。王應語我。王便爲夫人具說夜
夢十事。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

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所解。王當隨之。王卽勅群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寤卽怖恐。恐亡我國。及身妻子。唯佛爲解。佛言。第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夫空瓶中者。此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親貧者。第二夢。見馬口食。尻亦食者。此後世人。作帝王。及大臣。廩食。縣官俸祿。復採萬民。不知厭足。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此後世人。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姪多欲。第四夢。見小樹生果者。此後世

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第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者。此後世人。夫婿出行。賈作。其婦與他家男子交通。貪其財物。第六夢。見狐坐金床上。於金器中食。此後世人。下賤便尊貴。有財產。衆人敬畏。公侯子孫。更經貧賤。處於下坐。第七夢。見大牛還從小犢子乳者。此後世人。無有禮義。母反爲女作媒。誘恤他家男子。與女交通。第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者。此後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無至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故雨澤不時。第

九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此後世中國當擾亂
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尙當平清人
民和穆第十夢見大溪水流正赤者此後世諸國忿爭
興軍聚衆更相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其鬪相殺後
不可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正是王莫恐怖於國
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王聞長跪心卽歡喜今受佛恩
令得安隱從今已後不信諸異外道及婆羅門

感應緣 二駢

宋陳秀遠者潁川人也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

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
昏夕間閑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已身
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
頃見枕邊如螢火者罔然明照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
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見中宁四五丈上有一橋閣
欄檻朱彩立於空中自見平坐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
填衢衣服粧束不異世人未有一姬年可三十許上著
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頃復有一婦人
通體衣白布爲徧環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

汝欲觀前身。卽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故得轉身作汝。廻指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弔。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鍾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楊帝南幸江都。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鍾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

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早奉與之。并陳吾忘從眠驚寤。恠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入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與自陳無德。並施大衆。寺主恭禪師等。合寺大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鍾。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鍾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鍾偈福。敬遵此事。輒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僧給衾袖。用執鍾椎。興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傷破。不以爲苦。兼鳴鍾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

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鍾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遂能遠感。衆服其言。

興福篇 興福部

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卽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波羅柰國。爲長者子。於大道邊。起立精舍。床臥漿糧。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爲天帝釋。下生世間。爲轉輪王。各三十六返。復有一比丘。名波拘盧。卽白佛言。憶念我昔。生拘那竭國。爲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

聽法。聞法歡喜。將一藥果。名訶黎勒。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速得應真。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卽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爲小民家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聞法歡喜。卽舉瓶酪。布施衆僧。得呪願福。益懷欣躍。緣此福德。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九十一劫。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卽白世尊曰。憶念我昔。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瘡。有親友道。

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可得愈。又
可得福。我卽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
浴具。洗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尋蒙除愈。緣是功
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嘗得淨福。
僧德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除。逮得應真。爾時座中有
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卽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柰國。
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
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願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
悲感。詣他園囿。乞求果蔬。當以施佛。乞得一柰。大而香

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佛知至意。
呪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作。命終生天。得
爲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花中。端正
鮮潔。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天帝。卽從座起。爲佛作
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之時。生拘留大
國。爲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偶值衆僧。街巷分衛。
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卽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卽解珠
纓。施與衆僧。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生天。
得爲天帝。九十一劫。永離八難。佛告天帝。及諸大衆。聽

我自說宿命所行。昔我前世。於波羅奈國。近大道邊。安設園厠。國中人民。得輕安者。莫不感美。緣此功德。世世清潔。累劫行道。穢染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種法中。佛法最真。九十六種僧中。佛僧最政。所以者何。由如來從阿僧祇劫。發願成諦。煩命積德。誓爲衆生。六度四等。衆善普備。得慧成滿。三界天尊。無能及者。其有衆生。發一敬心。向如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寶。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言皆至誠。開三乘教。

皆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捨世貪諍。導世間福。天人路通。衆僧之由。是爲最尊無上之道。

生信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以飯著佛鉢中。却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答曰。

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曰。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尙爾。何況人是有情。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卽得須陀洹道。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卽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文。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

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泔淀。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泔淀。婢卽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當時有一婆羅門。聞佛此語。心開意解。向佛懺悔。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卽時舉手大唱聲言。一切衆人。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人聞已。皆送五百金錢與王。請佛供養。卽破制限。王與群臣。亦歸依佛。佛爲說法。悉獲道果。以是因緣。如來所說。無有

虛妄。善惡果報。必受不差。

校量部

如須達經云。昔過去世。有鞞藍大婆羅門。大富多財。彼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彼行大施。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金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銀。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十四千馬。金飾交露。八十四千牛。犂乳滿器。八十四千玉女。端正姝妙。諸纓嚴飾。如是行施。與閻浮提凡夫人。寧施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與仙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此得福多。雖

與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含。雖與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雖與阿那含。不如施與阿羅漢。百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含。雖與百斯陀含。不如施與一阿那含。雖與百阿那含。不如施與一阿羅漢。雖與百阿羅漢。不如施與一辟支佛。雖與百辟支佛。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彼居士作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招提僧。得福增多。雖與招提僧。不如以清淨意。作三自歸。佛法僧受其戒。此得福多。雖受三歸。受戒。不如與一衆生。行於慈悲。至犂牛頃。此

得福多。雖於一切衆生。分別行慈。下至聲牛。頃謂不如一切行無常。苦空無我。思惟念者。下至彈指頃。此得福多。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爲四。若有信人。未曾起偷婆處。塔也於中能起偷婆者。是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和合聖衆者。是謂第三受梵天之福。若佛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

修造部

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闍王。戀慕世尊。鑄金爲像。聞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爾時金像從象上下。猶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雨華。亦放光明。來迎世尊。合掌叉手。爲佛作禮。爾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白像。爾時世尊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

雜福部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施人美水。或覆井泉。恐諸毒蛇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管塋。候天受五欲樂。若見病困。咽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續彼命。命終生深水天。從天命終。隨業流轉。不墮三途。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病苦。若有衆生持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誦經法。命終生風行天。悅樂無比。若有衆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以善心渡人。命終生持鬘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爲王典藏。又譬喻經云。昔有母子三人。嘗作三事。一作大船。置於河

中。以渡百姓。二於都市。造立好井。以供萬民。三於四門。各作閘廁。給人便利。緣是功德。命終之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爲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造。若塊若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爲作念佛善福之緣。塔中畫作。若轉法輪。及出家相。乃至雙樹入涅槃相。三者若見有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誦讀說。乃至一偈。令

法不絕。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身力。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

洗僧部

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爲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佛言。我爲菩薩時。三十六返。作飛行皇帝。今日有好心。念釋迦佛。

恩德者。以香花浴佛形像。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納香。又用鬱金香。手按漬之。於水中按之。以作赤。以灌像訖。以白練拭之。名曰清淨。其福第一。時有一客作人。園中汲水灌樹。見舍利弗。發小信心。喚舍利弗。脫衣樹下。以水澆洗。身得輕涼。作人後命終。卽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爲功雖少。以遇良田。獲報甚多。卽下詣舍利弗所。散華供養。舍利弗因其信心。爲說法要。得須陀洹果。又賢愚經云。爾時首陀會天下。閭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浴洗供養。卽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暖。

水調。適酥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爲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

感應緣

四驗

唐楊州長樂寺釋任力。姓褚氏。河南陽翟縣人。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縉俗。於本寺四部王公。共造高閣。并二挾樓。妙盡奇工。卽年成立。寺衆三百。同皆歡喜。至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構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骨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菽飲水。再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褫落。周巾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雪泣。見者哀歎。徃徃革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

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師輔公祏。負阻繹兵。潛蓄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祏僞號稱尊。志在傾殄。得書不顧。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可積乾薪。自燒供養。便以香湯沐浴。脚踏面西。引火自燒。命終火滅。合掌凝然。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繞七匝。方始飛去。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弱冠樂道。投匡

山大林寺。因寺毀壞。力爲營造。至隋季末年。中表咸亂。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出衆之奇。令鑑鑪錘。光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其年秀才僞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貫。遺才爲信。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未絕。須臾金筒隨浪。遄流并遣。銅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旣獲像金。舉衆大叫欣慶。無量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師。化令出家。父母戀逼取妻。英割愛辭親。示同脫。徒在俗不染色聲。出家經論洞明。乃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學止觀。忽然發解入法。二空深悟。心首坐處樹枝下。映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攝大乘論。學徒五百。英解獨俊。嘗曰。惟識之旨。洞曉心腑。外事之質。豈得礙乎。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夏縣東山深隱之處。不與俗事交爭。八方四部。其奏若林。

晝則管理僧務。夜則爲說禪觀。至於一日說起信論。到心真如門。奄然不語。衆惟觀之。氣絕身冷。經於累宿。方從定起。身色怡泰。如證初禪。河東沙門道遜。高德名僧。素與同學。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及行中路。便逢告使。自及終。集衆告曰。今日早須收積。恐明日人畜衆聚。損食穀草英亦自運。催促極急。衆但知助。不測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還本坐處。被以大衣。語門人志哀。法要文曰。無常。常耶。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經。賢首

傷奄然神逝。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亡歿。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甦。此人於地下見懷智云。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兼白我娘。懷智今爲泰山錄事參軍。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功德物。請早酬償之。懷善卽死。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旣薤之後。卽齋書送其舍。所論家

事。無不暗合。至經三日。懷善遂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

攝念篇 引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士夫遊空宅中。得六種衆生。一者得狗。卽執其狗繫著一處。次得其鳥。次得毒蛇。次得野干。次得失牧摩羅。次得獼猴。得斯衆生。悉縛一處。各各嗜欲。到所安處。各不樂於他處。所繫縛外。是六根種種境界。各自求所樂。不樂餘境。眼嘗求可愛之色。不可意色。則生其厭。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此六種根種。

種行處其有力者。堪能自在。是故當勤修習。爾時世尊
諸比丘。譬如。有蛇。凶惡毒熾。盛一筐中。時有士夫。
聰明。求樂厭苦。求生厭死。時有一士夫。語言。汝今取此
毒蛇。摩拭洗浴。恩親養食。由內以時。若四毒蛇。脫有惱
著。或能殺汝。或令近死。汝當防護。爾時士夫。畏四毒蛇。
及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又內六。大賊來。恐怖馳走。還入
空村。見彼空舍。危朽腐毀。有諸惡物。但皆危脆。無有堅
固。入後。語言。是空聚落。當有賊來。奄汝。爾時士夫。畏此
四毒蛇。五拔刀。賊內六惡賊。空村群賊。而復馳走。忽爾

道路。歸一大河。其水復急。但見此岸。有諸怖畏。而見彼
岸。安隱快樂。清淨無畏。而無橋船可度。得至彼岸。作是
思維。卽拾草木成筏。截流橫度。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
拔刀怨。六內惡賊。復得脫於空村群賊。度於彼流。離此
岸。種種怖畏。得至彼岸。安隱快樂。

法服篇 感應緣 一 驗

唐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法師。弟子母氏家貧。內
無小衣。入來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着。與諸隣母同聚
言笑。忽覺腳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霹靂。擲隣母百步。

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母。遂被震死。火燒焦蹠。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殮。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是知受持法服。福利三歸之龍。信不虛矣。

燃燈篇

感應緣

二駢

後周時有張元字季始。河北萬城人也。年甫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禱祐。後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作天人師。乃云。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

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一金鐔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無申。遂卽驚覺。乃更徧告家人大小。三日之後。祖目果差。

唐蜀川漢州三學山寺。至唐開皇十二年。寺東壁有佛跡。現長尺八寸。闊七寸。兼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以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返還十里。如前還現。每於月六齋日。常

懸旛篇

引證部

迦葉詰阿難經云。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塔。王
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爲千二百塔。各織作
金縷旛。欲手自懸旛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
願。道人語王云。王好义手一心。道人卽現神足。應時千
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旛金華。懸諸刹
上塔寺。低仰。卽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卽發大
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旛。

香華篇

感應緣

六驗

齊栖霞寺。在南徐州。瑯琊郡。攝山之中。嘗聞法鐘自響。

山舍去村五六里。宋昇明中。村民平旦。並見半山有旛
蓋羅列。烟光五色。映照虛空。時有法度法師。於山舍講
無量壽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寺。於其光中。如有臺館形
像。弘宣寺中。僧衆及淨人等。小不如法。及白衣賓客。有
穢濁入寺者。虎卽出現。吼叫巡房。響振山谷。

唐雍州渭南縣南山。倒豹谷。崖有懸石。文狀倒豹。谷有
巖像於佛面。亦號像谷。此谷有七佛龕。昔佛曾來此谷
說法。澗內有薜萄華。嘗所供養。近至永徽年中。南山龍
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深訝香

氣從澗內沙出。卽撥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撒洗之。一澗皆香。將還龍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極深美氣。

異苑曰。司州衛士度母。嘗誦經長齋。非道不行。曾出自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雲中有一物下。卽落其前。乃是大鉢。滿中香飯。舉坐肅然。一時敬禮。母自分賦齋人。皆七日不饑。

博物志曰。西域使獻香。漢制獻香。不滿觔。不得受。西使臨去。乃發香器。如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氣聞長安四面。

數十里中。經日乃歇。

栴檀香。竺法真登羅山疏曰。栴檀出外國。元嘉末。僧成蘇於山見一大樹。圓蔭數畝。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白栴檀也。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水。木根爲栴檀。

驚精香。十州記曰。聚曰洲。在西海中。上多真仙靈館宮第。北門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芳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樹能有聲。如牛吟。聞者駭振。伐其根心。於玉谷中煮取汁。更微煎。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又名

反生香。或名人烏精。或名却苑香。香聞數百里。苑屍在
地。聞氣仍活。

唄讚篇 述意

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
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
聲。歌讚於佛德。

引證

長阿含經云。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一者其音
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

者周徧遠聞。

音樂部

感應緣 一驗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
所愛奴馬。使用日久。稱意。吾死以爲殉。不然無所乘也。
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
蘇。說云。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
其亡主被鎖。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
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
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闕之。見官守衛人曰。昨日壓

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善色。謂奴曰。今當爲汝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爲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卽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獲免大苦。然由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旣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造福。合門練行。

五卷末

醜世錄卷六

武原居士徐昌治覲周

編輯

金粟寺住持行元百癡

校閱

敬塔篇

引證

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爲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又集經云。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又育王傳云。王

得信心。問道人口。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救諸徒囚。賑濟貧乏。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卽以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時王欲建舍利。將四部兵衆。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便取七佛塔中舍利。時王取八萬四千金銀琉璃玻瓈。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又作無量百千幡幢傘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勅諸鬼神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

家者。爲世尊立塔。

感福部

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僧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卽淨土。嘗嚴不爲三災所動也。佛告阿難。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豎塔根。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著塔下。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

旋達部

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市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遶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踏蟲。三不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故塔部

又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着屐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簣上持下棄。四不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旦過澡手自持淨巾還拭佛像。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

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躁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若有衆生。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諸天娛樂。又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閭浮提。不如掃佛塔一手掌。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到恒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壞。比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爾。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

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卽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名栴檀香。後悟非常。成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養。是彼塔耳。比丘問佛。宿植何福。受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淫色。見一淫女。心生耽著。無財可與。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共夜宿。曉卽身體生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占云。須平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卽賣家宅。得

於金錢。滿六十萬。尋用買香。止得六兩。擬用塗瘡。心自思惟。卽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痛。卽持所買牛頭栴檀。搗以爲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隨其厄難。我今此身。隨一生數。唯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嘗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常掃治

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卽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
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問是誰。夫尋答言。我是汝夫。以
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
汝所。婦言近我。夫卽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
得爲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
我還當以汝爲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
命終。得生天上。復爲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爲說
法。夫婦並得須陀恒果。旣得果已。還歸天上。又分別功
德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

敬三寶。時婦早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爲天女。面首
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誰任我夫。便以天
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勤掃塔廟。見其掃塔。必應生天。
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任其夫前。比丘見已。問其因緣。天
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爲天女。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
精進。嘗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爲我
夫。白意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
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
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

爲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更精進。遂獲得阿羅漢果。
三明六通具入。解脫。

感應緣

九驗

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忽於中夜。聞土下
鐘聲。卽遷記其處。刺木爲刹。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
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
寸。五層露槃。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全。中
懸銅磬。遶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
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

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人守護。時
有道宣律師。門徒十人。配任西市。南長壽坊。崇義寺。乃
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瓜一枚。
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瑠璃古器等。總以大
銅函盛之。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

周西京扶風縣岐山南古塔。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
阿育王。至顯慶四年九月內。有山僧智琮。慧辨能解呪
術。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帝曰。
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

塔矣。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卽給錢五千貫。絹五千疋。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於十月五日。從京日發。六日。通夜方到。琮卽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驗。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燒香。懔厲專注。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漏。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遶而上。至於衡角。合成帳蓋。琮大喜踊躍。乃覩塔內側塞僧徒。合掌而立。王長信等同覩瑞相。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天於粒。光明鮮潔。更

細尋視。又獲七粒。總置盤木。一枚獨轉遶。餘七粒各放光明。炫耀人目。

隋益州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於貞觀年初。大地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於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率以免壞。觀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由來小短。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瑞。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旣成。香氣蓬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年一百五歲。獨住深

收乃

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惟其泉流漏注。無聲。乃造善水竄。入泉尋討。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

隋懷州妙藥寺塔。在武陟縣西七里。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
齊州臨濟縣東有輓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擁從。驚人。

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

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迦菩薩。幼年齒長一寸。其西南有王梵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達承露盤。至達曙。

西域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諸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圖。雀離浮圖南。五

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高二丈甚有神變。

禮佛部

感應緣

九驗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元徽二年官人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

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一夜忽聞恠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屨行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字號曰靈味。

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嘗有神異。

晉白塔寺在林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爲鳳凰臺。

宋時朱齡石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汎海一月餘達於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否曰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

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目視也。於是依言。但聞颼颼風中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楊都大桁。正見杯度。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逢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由緣。又將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鼓山東面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從石窟寺往。便是竹林。崇峯遶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檻。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羣者。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百里。極巉巖崇峻。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卽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號曰清涼。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石上入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澈如鏡。有二浮圖夾中。有文殊像。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有鐘聲。尋而往。至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

西域志云。烏菟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舍利篇 引證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

分法部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入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入國王。何爲興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卽現爲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常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時

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入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分共之。何須見諍。卽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入王。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優波吉著甕舍利。并甕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閼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仞。閼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

感福部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

感應緣 六驗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

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於銅盤。舍利下衝盤。卽破碎。權大驚異。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

假如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既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於時僧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僧恐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罔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金剛之骨。志誠賁獲。設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祇速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

一殿。皓乃欣欣伏信。革誠膺化。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有光。沙門慧達。隨廣州刺史刁達。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達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爲三。達欲摸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宜導。何苟吝耶。明報聽模。既成。達以舍利著像髻中。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數日開厨。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氎裹舍利十枚。光

燭屬諸處。

蒲州栖嚴寺塔。地震山吼。鐘鼓大聲。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見。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井吼三日。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聞之。

供養篇 引證部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畧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汙供養。十至處。

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爲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憐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一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令他施。

住。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善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衆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爲。是名他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若菩薩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亦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

人所誦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得力。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真實功德。饒益衆生。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等數譬喻。不得爲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

受請篇

施食部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爲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奄忽壽終。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顚。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力疲倦。口不能言。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爲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藏若得新。

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

食時部

世尊爲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且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

施福部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女。尋卽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見其如是。謂非人是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

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願母聽我語。實非諸鬼等。善業因緣故。今獲如是報。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哺養育。因名善愛。時女子見母歡喜。合掌白母言。爲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卽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卽於佛前。渴仰聞法。佛卽爲說。得須陀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

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着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者家。設諸餽饌。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勅彼婢言。辦設食來。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佈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我等今日。值是福田。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放者聽在道次。尋卽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卽至。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卽然可。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武

王。通夜翔遶。佛比丘僧。四面顧視。至明清旦。世尊起行。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王問語已。勅設餽饌。執持幢幡。香華伎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鵡武王。於其夜中。卽便命終。生忉利天。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着諸纓珞。莊嚴其身。齋持香華。而供養佛。卻坐一面。佛卽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爾時世尊。告諸

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
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故生鸚武
中餘四完具今得出家得道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
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
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
比丘比丘服訖病卽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
中受福快樂

感應緣

三驗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嘗於齋

堂置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冀降神異後
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陋出自衆
中逕升其座拱默無言一堂恠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
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
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
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没追共惋恨稽顙累日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
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
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

飯於地。傾簞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旣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旣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泉林寺。寺嘗有鬼。恠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胸。琳爲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

輪王篇 育王部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着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遙見世尊來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麩。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繼蓋王。卽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卽合掌向佛白言。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

者。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爲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着如來經行處。令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卽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營生子頻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爲端正。相師記彼。當爲王妃。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一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卽莊

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卽爲夫人。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以其施沙得相。父王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婆羅門觀占二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王出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啟言。王旣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啟母往去。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

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見王相。當得紹位。時邊國德又尸羅反。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諸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爲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卽將四兵。往伐彼國。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卽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甌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伐佉沙國。彼國王卽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病。王

語諸臣。吾今欲立修師摩爲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王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繒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卽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卽立阿菟樓陀爲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立阿育爲王。心生不忍。卽集諸兵。而來攻伐。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菟樓陀。作無烟火坑。以物覆之。修師摩旣來到。卽趣東門。墮火坑。便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陀。聞修師摩終

亡。獸世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輕慢阿育。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乃至二三勅令不從。時國王忿諸大臣。卽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姦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姦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華樹。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姦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菟

樓陀大臣自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卽宣敕。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德搃打。繫縛小兒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王卽勅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治之。彼啟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惟開一門。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賊殺商。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獸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

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看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比丘遙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豎。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卽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復哀言。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減至七日。彼卽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猛勇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臼中。以杵搗之。令成硃秣。比丘見是事。極厭惡。時彼凶

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卽猛盛。久久方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座。生希有心。卽啟國王王。卽便嚴駕。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身升虛空。猶如雁王。示種種變化。王見是比丘。心懷大歡喜。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當廣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闍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生大敬信。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

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間。浮提爲轉輪王。宣布舍利。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乃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令得安隱。彼時阿育王。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願受我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吾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捨十萬兩金。布施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

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覲五部衆。覲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妹女及太子群臣。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作五歲大會。

君臣篇

王過部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說王罪過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聞是語。旣大瞋恚。信傍佞人。捉此賢臣。仰使剝脊。取百兩肉。有人證明。無如是法。王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爲補脊。夜中呻喚。甚太苦惱。王聞其聲。問言。何以

苦惱取汝百兩十倍與汝意不足耶。傍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于死。雖十倍得肉不免痛苦。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濁現樂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無有是處。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厨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厨食。以此爲常。臣下咸知卽共斥逐捐於界外。更取賢良以爲國王。於是噉人王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各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復還王位。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之山谷。

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后宮詣池浴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食。王卽許之。還宮當賜金銀。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而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人王曰吾捕人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耶。旦出宮時路逢道人爲吾說偈。卽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爲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乞還來。不敢違要也。卽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

無難也。王卽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卽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爲王。慇懃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逢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卽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卽日吾施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又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爲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噉人王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爲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諸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任止。

此國。此國王各爲立第一舍。臨文刻鏤。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徧一國中。衆人答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已來。故號爲王舍城。

王業部

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爲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王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爲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若統理民事偏枉。諸官公卿。群僚下吏。凡

民皆有怨辭。治行不平。海內皆忿。身死神入大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爲王之法。當宣聖道。教民爲善。唯守一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譽。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外聚會無邊。椎胸呼天。皆云奈何。淚下交橫。嗚呼痛哉。神靈獨逝。捨吾何之。聞之莫不傷心。覩之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齔掣食之。身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爲乾。往昔尊榮豪貴。隱隱闐闐。霍然不復見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

王熟思之。無念淫佚。無受妄言。諸物皆貪生。於人豈容輕殺。佛說經竟。王意卽解。願爲弟子。卽受五戒。頭面著地。爲佛作禮。又摩達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摩達。時當出軍征討。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令養視官馬。勤苦七日。適王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卽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誰令神人養馬。今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應受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殃福。如形隨影。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

作憂婆塞。佛便爲王及人民說法。得須陀洹道。又法句
喻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爲
憂愁。佛來入國。遵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
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
其神來還。爲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傳
位爲王。憍慢自恣。不理國事。臣寮廢調。民被其患。佛知
其行。不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王自
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
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布施得爲國王。萬民

奉獻。宮觀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榻帳
帳。以是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
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萬民莫不爲之作禮。四者忍
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
五者學問。嘗求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
之五事。世世爲王。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
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
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爲王子。今者富
貴而反懈怠。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

陀洹道。又昔輔相子賓頭盧。阿羅漢。爲憂陀延王說偈。
云。生老病死患。於中未解脫。如象處林中。四邊大火起。
大王應當知。榮位須臾間。智者深觀察。不生希有想。尊
者言。大王。我今爲王畧說譬喻。王至心聽。昔日有人行
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
丘井。卽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牙齒樹根。此
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蛇。傍
畏四蛇。下畏毒蛇。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
墮其口中。於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咬螫其人。有

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
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以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
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若須彌。如藕根孔。比於太虛。亦
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

王都部

如十三遊經云。波斯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
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那離國者。晉言
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
晉言智。七波羅奈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閼浮提

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萬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草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噉五穀。有三百三十國人。噉魚鼈龜鼉。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二王

名斯黎。土地盡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萆鉢胡椒。第五王名那額。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瑠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從是以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的何故獨名此城爲王舍城。答曰。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藪心。厭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祠中應殺生噉肉。

仙人言不應。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以此人爲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卽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付囑。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祠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祠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踝。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爲王。後亦厭世法。而思父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是。

中作舍住。時出田獵。見有鹿。走疾如風。王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帀峻固。其地平整。生草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花果茂盛。溫泉浴地。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王告諸臣。我所聞空中聲言。汝行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舍住。今此希有。應中作舍。卽捨本城。於此山中造立宮舍。故名舍城。又耆闍崛山頂。似驚王舍城人。共傳言。驚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泉。聖人住處。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山。

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地道場。諸菩薩衆。所共容受。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俱歸命。又智度論問曰。佛普慈一切。何獨住王舍城。不住余城。答曰。住王舍城。亦住舍婆提城。以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問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答曰。憍婆羅國。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爲法王。故亦在此城。

納諫篇 引證

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爲刺。世尊亦說以聲爲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爲刺。護諸根者

以嚴飾身爲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爲刺。修習慈心者。以悲爲刺。離酒者。以飲食爲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爲刺。入初禪者。以聲爲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爲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爲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爲刺。入空處者。以色相爲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爲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爲刺。入無處想者。以無所有處想爲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爲刺。復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爲阿羅訶。無刺。除此刺者。是名納諫。

審察篇 感應緣 一驗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西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居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王

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鷄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爲害。又熒惑火精。生朱雀。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金星。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黃。思慎篇 慎過部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着火

中與火同色。盛着却貝錦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
白言。如是。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位。晨朝着衣持
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
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想。起貪欲心。欲燒其心。又燒其
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饑渴羸瘦。於
孔穴中。伺求鼠子取食。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
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猫
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

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又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
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
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
善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
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
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
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
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
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

感應緣 三驗

晉淮南胡茂回。行至楊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逆走出祠去。回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池邊草中。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精誠奉佛。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寺中。少而務學。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

寢。見有二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潁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遡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卽是高家。欲出于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旣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弗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

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凶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卽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卻一鬼捉刀。卽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衆。曠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卽是。

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蘓。語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膜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嘗住果子。宜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復有諸鬼來取。法眼復共鬼鬪。相赴力屈。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捲。變爲紅色。吞盡乃蘓。蘓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

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煑復不爛。王惟問所由。法眼啟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觀者如市。咸發心敬信。

儉約篇

感應緣

二驗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

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一日山樹諸神。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令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祿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隱居泰山以讀誦爲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並云輦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著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卻後懺悔請爲造阿彌陀佛并誦觀世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卽瘳愈

懲過篇

引證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

無伴侶晝夜嘗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亡暮殯有分離之狀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命如果待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注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

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
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其表無際。無常殺鬼。焉知
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
處。第四弟言。我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鬧。各不相識。
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
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
無常。皆已命終。而說偈言。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
有他方所。脫之不受死。
感應緣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爲性疎誕。不修細行。好流宕。耽
醺。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
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
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汗。便洗拭之。
眉毛隨手一時落盡。因自咎責。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
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
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
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
遠於一身頗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

和順篇 和國部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報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踴躍。敷著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

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有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因此象故。王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奉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卽放象還。供養父母。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我往令彼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卽於

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由往迎
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卽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卽住我
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
除怨惡自安其國卽說偈曰得勝增長怨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其樂最第一爾時象說斯偈二國和好
誠最篇 誠馬部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
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世間嗾我堪能調馬狂逸
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

伏佛言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
法調伏惡馬一者柔輓二者麤澀三者柔輓麤澀佛言
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
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
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爲以幾種方便佛言我亦以三
種方便調御丈夫一者一向柔輓二者一向麤澀三者
柔輓麤澀所謂一向柔輓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
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
是各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爲柔輓第二一向

麤澀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如來麤澀教也。第三彼柔輭麤澀俱者。謂如來有時說善行善報。有時說惡行惡報。如是善趣如是惡趣。是名如來柔輭麤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言。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爲不清淨。世尊法中。示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言。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

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聞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曰有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鞵。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桎杖。如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飲食故。以制身。由加桎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爲。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雜誠部 感應緣 一 駝

周渭濱沙門法師自誠云。夫以廻天倒日之力。一旦草
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
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餉虎。如其
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以自
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
錫。聽講談玄。自厭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
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經
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
忠孝篇 引證

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
都育。嘗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
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
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嘗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
有蟲鳥。摘穀穗處。瞋悲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
爾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
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爲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
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
生尙爾。養父母。何況於人。

睽子部

如睽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日。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爲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年過十歲。睽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父母取語。便卽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蒲爲屋。施作牀褥。不

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睽子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嘗作人形。晝夜慰勞。睽著鹿皮衣。提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羣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胸。睽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卽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曰。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爲毛終。麋鹿爲皮害。我今無事。坐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

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爲虎
狼毒蟲所見枉害我今爲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暴
風忽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
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爲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
母驚起相畏曰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母爲毒蟲所害
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
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
甚重坐貪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伎
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挽扳睽胸箭深不

得出睽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
憐盲父母年旣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
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爲毒痛王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
受罪使睽得活若干命終我不還國便任山中供養卿
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爲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
誓睽聞王誓心喜悅豫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
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
卿未死使我知之睽卽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
見一草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懼以

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王領此語。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睽便奄絕。易獸號呼。遶睽屍上。口舐胸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旣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勞屈威尊。遠臨草野。我有孝子名睽。常與我取果蔬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蔬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故來相語。父

母聞之。舉身自朴。地乃爲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折木。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大聲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卻。今且問王。射睽何許。今爲死。活。王卽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睽胸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箭當振出。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坐卽爲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率。

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卽從第四天王如人屈伸臂頃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高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與睽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睽曰。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自悔責。從今已後。奉持五戒。

業因部

感應緣

七驗

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十萬爲兩分。弟已獨

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丁蘭河內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

董永者。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與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爲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爲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

曰汝織三百疋遣汝。旬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兒嘗取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美。旦出鯉魚一雙。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瑜得笞嘗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
健爲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雒泥。和至永建元年。爲縣公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

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啻存。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像形。令知誌孝。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稱。猶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丁父憂。居喪過禮。一食長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嘗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
不孝篇 感應緣 一驗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丘蚓
爲羹以食之。姑惟其味竊藏一嚮。留以示兒。兒還見之。
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落。身
衣如故。而易其頭爲白犬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
不孝姑爲天神所罰。

報恩篇

引證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爲難報。一者母。二者父。三
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
現在爲人之所讚嘆。於未來世能得菩提。又難報經云。

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
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
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我昔
在波羅奈國。穀米涌貴。人民饑饉。我負擔草。賣以自活。
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
時緣覺着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
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卽自念
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
往詣其家。乞以過饑。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顧

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卽持食出。長跪授之。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爲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

感應緣二驗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至心念佛。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

日見子尙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慶慕。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鵲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鵲。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鵲鵲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墮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爲先有少罪。遂受鵲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卽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齋僧。呼爲

鷦鷯

善友篇

引證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如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嘗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

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瞋恚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驗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共長老難陀。至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囊。卽告長老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囊物。難陀爾時。

卽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香囊。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
移之頃。捉持香囊。然後放地。爾時難陀手執此香。卽放
地上。爾時佛告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難陀卽嗅自
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
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
擇交篇 引證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壅
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
鳥爲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言善。誰應爲王。有一

鳥言。推鵝爲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不可。顏貌雖
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又復衆言。孔雀衣毛
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爲王。復言不可。衣毛雖好。而無慚
愧。每至儻時。醜形出現。有一鳥言。土梟爲王。晝則安靜。
夜則伺守。衆咸曰。可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
是念言。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
晝睡。欲諸衆鳥。圖侍左右。晝夜驚宿。甚爲苦事。便到衆
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爾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卽
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爲王。

感應緣 一驗

魏涼州釋僧朗。魏寇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王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

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惶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出處。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寇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然。我等有感。所以有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我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卽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

蹤便隨道自進。至於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於荊
州。魏氏王天下。每疑沙門。收數百僧。並繫縛之。有僧明爲
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期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
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
繩都斷。因得脫逃。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
在地。知爲神力所加。卽以奏聞。帝信道人。遂總釋放。

六
上